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

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2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2) /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)

ISBN 7-81029-447-4

I. 美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75 字数: 8.5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 册

全卷 25 本 总定价: 100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鄂榭府崩溃记	爱伦·坡 (1)
威廉·威尔逊	爱伦·坡 (23)
椭圆形画像	爱伦·坡 (45)
巴特尔比	麦尔维尔 (50)
闺女的地狱	麦尔维尔 (96)

鄂榭府崩溃记

爱伦·坡

他的心只是悬挂的琴；
轻轻一拨就琤琤琮琮。^①

——贝朗瑞^②

那年秋天，有个阴郁、晦暗、岑寂的日子，暝云低低压的笼罩着大地，整整一天，我孤单单的骑着马，驰过乡间一片无比萧索的荒野；暮色渐渐降临，满目苍凉的鄂榭府终于望见了。说不上是怎么回事——可乍见那座府邸，心头顿时添上一阵愁，叫人受不了。我说受不了；因为往常即使到荒山野岭、愁惨境地，见了那种望而生畏的自然景象，也难免诗意盎然，就此滋生几分喜悦，可如今说什么也解不了这阵愁。我好生惆怅地看看眼前这番景色——兀立的府邸，和庄院中天然的山水胜迹——荒凉的垣墙——茫然眼睛似的窗户——三两枝有臭味的芦苇——三两棵枯萎的白树——这分惆怅，无法以凡人的情绪来比拟，除非只有比作瘾君子梦回以后的空虚；沦入寻常生活的辛酸；陡然摘除面纱的恐惧。我心里一阵冰凉，往下沉，直折腾——我心头一片凄戚，说什么也弥补不了，任凭如何想象，也无法牵强附会地当作什么心情的升华。究竟是怎么回事——我思量起来——究竟是怎样

么回事，默默凝视鄂榭府，竟然如此魂伤？这个谜根本解不开；沉思间云集心头的幻想似隐若现，也无从捉摸。莫奈何，只得自圆其说，宇宙间的天然景物凑在一起，确能使人如此感伤，但要分析这股感染力，即使费尽心机也是枉然。我暗自寻思，这片景色中的一山一水，这幅景致中的一草一木，只消换个面目，光源的感染力可能削弱几分，也许就此消灭殆尽；一想到这念头，便纵辔驰到险峻的山池岸沿。那中池就在它边，满池光辉，黑黢黢，阴森森，倒映出灰色的屋宇、惨白的墙头，茫然眼睛似的窗户。我俯视这一切面对全非的倒影，不禁浑身一阵寒噤，竟比刚才还要惶悚。

话虽这么说，目前还是打算在这座凄凉的公馆里盘桓几个星期。公馆主人，劳德立克·鄂榭，原是我童年时代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友；可有多年不见了。谁知最近在国内远方，竟收到一封信——他写来的——一再催促，催得火急，非要我亲自去一次不可。信里透着神经不安的味道，写着自己患有急病；神经错乱，折磨得人好苦；他诚心诚意的想见到我，我是他的心腹之交，自然也是唯一知己，但愿跟我早晚相处，心里一痛快，病势便可减轻。全信就是如此这般——他请我去，显然出于一片真心——不容人迟疑；我就马上应约了，但至今心里依然认为这份邀请，真是蹊跷透顶。

我们童年时虽称莫逆，可我对这位朋友实在不大了解。他向来城府很深，也一贯如此。话说回来，我倒清楚远在过去，他那历史悠久的世家便以多愁善感出了名，多少年来，这一特点总是体现在不少卓越的艺术品上；最近，他不大钻研音乐上那种一致公认、一听便懂的美，反而悉心钻研其复杂性，此外还多次隐姓埋名的慷慨解囊，这两点都体现了上述的特

点。我也听说过一件迥乎寻常的奇事，鄂榭这族人虽有来历，自古以来却从没有过不衰的旁系子孙；换句话说，就是一脉单传，也永远如此，只有微乎其微、瞬息一现的变化罢了。心里刚想到这座房屋的特色跟公认的鄂榭府特性完全吻合，刚臆测好几百年来，房屋的特色可能影响了他们家的特性，我就不由认为正是一脉单传的缺陷——也许正是这种缺陷，缺乏旁系支亲，因此财产和姓氏总是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不传他姓，世代相袭，到后来终于混而为一，庄院原来的名称就此消失，成了“鄂榭府”这一古雅的双关称呼——庄稼人如此称呼“鄂榭府”，是指这份人家，又是指这座公馆呢。

上文中提到过，我略带稚气的实验了一番——对山池俯视了一下——结果早先那个奇异的印象反而变本加厉了。不用说，我这愈来愈迷信的感觉——何不干脆称做迷信呢？——无非使人愈来愈迷信罢了。我早就有数，心里有鬼，才会引起种种心理变化，这正是奇怪的本能倾向。大概就是这缘故，我重新抬眼望着府邸，不再俯视池中倒影，心里才有了个怪念头——这念头实在荒谬，我提一下，不过是说明折磨人的种种心绪那股呼之欲出的威力罢了。我这样胡思乱想，就此当真认为整座公馆和整片庄院都笼罩着一种气，公馆和庄院，还有邻近一带特有的一种气——这跟天上大气绝不相同，而是从枯树、灰墙、死池中散发出来——这是种玄妙的毒雾，阴郁，沉滞，隐约可见，色呈青铅。

我屏绝心中那个必定是梦想的念头，更仔细的端详府邸的真正面貌。看来主要特征就是古色古香。年代悠久，颜色大大褪落了。墙上布满极小的霉菌，乱糟糟地挂在屋檐下，像蜘蛛网。特别破落的样子倒也找不出。石墙没一堵倒塌；

照旧完整如一，个别石头却碎了，看来绝不调和。其中不少情况使我不由想起，荒废的地窖里那种旧木雕。多年来吹不到一丝风，看看好似完整，实则已经烂了。话说回来，除了表面上这一片颓败的痕迹，全幢房子丝毫也看不出摇摇欲坠。大概要仔细端详一番，才找得出一条看不大清楚的裂缝，从正面屋顶上，曲曲折折地裂到墙跟，消失在阴沉沉的池水中。

我留心着这一切，顺着短短一条堤道，驰到府邸门口。侍从牵走了马，我跨进了哥特式的大厅拱门。有个蹑手蹑脚的听差，默不作声的从厅里领着我摸黑穿过不少曲折的回廊，到少爷的画室去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路上看到的，竟使我提到过的种种说不清的心情反而变本加厉了。周围的一切——天花板上的雕刻，四壁的玄色帐幔，乌黑的地毯，还有鬼影幢幢似的甲冑之类战利品，我迈一步，就震得格拉格拉的响，这一切从小就看惯了，我顿时承认一切都很熟悉，可还是不由纳闷，看见的全是普通物件，勾起的幻想怎么竟然如此陌生。在一座楼梯上，碰到了他们家的医药顾问。我看他眉宇间含着奸刁和惶惑。他慌慌张张跟我打了招呼，便走了。这时听差打开了门，引我到少爷面前。

只见那间房巍峨堂皇。窗户又长又窄，尖尖耸起，离开漆黑的橡木地板老高，手根本够不着。几道红艳艳的微光，透过格子玻璃射进来，四下比较触目的物件刚好照得清清楚楚；但就是使尽眼力，也看不到房内远处的角落，和回纹凸花的拱顶深处。四壁挂着黑幔。一般家俱全都大而无当，真不舒服，又古老又破残。四下尽是书籍和乐器，可房里并没增添一分生气，只觉得闻到股凄凉的气息。各种笼罩着阴森、深沉、万难弥补的郁郁气氛，一切都浸透了这种气氛。

鄂榭直挺挺地躺在沙发里，见我进房，顿时爬起身，热情奔放地迎接我，我开头还道这么亲热多少有点过火——是这厌世者勉强的做作。可朝他脸上瞥了一眼，才相信他是出于一片至诚。我们坐下；片刻之间，他一言不发，我怔怔看着他，心里既同情又害怕。千真万确，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，还没人跟劳德立克·鄂榭一样，变得这么厉害的呢！我好容易才认定眼前这个脸色惨白的人，正是幼年时代的伙伴。话可说回来，他脸上的特征倒是一向突出。脸如死灰；眼若铜铃，水汪汪，亮晶晶；嘴唇不厚，没一丝血色，轮廓倒是漂亮绝顶；鼻子端正，生成希伯来式，鼻孔却大得出奇；下巴长得有样，并不突出，活活描出他生性软弱；头发又软又细，强似蛛丝；这副五官，加上异常宽阔的天庭，构成一副容貌真令人难忘。容貌上的显著特征，还有脸上一贯流露的神情，只消增添一分，就会起不少变化，如今眼见起了这么大的变化，我不由怀疑自己在跟谁谈话了。目前这种可怕的苍白肤色，目前这种出奇的晶亮眼睛，先不先就叫我惊愕，甚至骇惧。那头乌丝般的头发，也毫不在意的听凭蓄长了，柔比游丝的头发，要说是披在脸上，还不如说是飘，看到这幅怪诞神情，哪怕左看右看，也总觉得不像个常人。

我顿时觉得这位朋友的一举一动不正常——不对头；不久便看出，原来他神经极端不安——手脚一贯痉挛，不断吃力的想要控制住，结果总是白费力气，才会这副模样。这我思想倒早有准备，一则看过他的来信，再则还没忘记他童年时的某些脾气，三则凭他那特有的体质和性情，得出了些结论。他态度忽而生气勃勃，忽而郁郁寡欢。他说话颤声颤气，吞吞吐吐（这时衰气仿佛荡然无存），一下子却成了干

脆有力的声音——粗暴、深沉、空洞、不慌不忙的音调——沉重、镇定、运用自如的嗓音，沉湎醉乡的酒鬼，或者无可救药的烟鬼，每逢心里异常兴奋，就是这样。

他就带着如此模样，谈到为什么请我来，说诚心诚意地盼着我，希望我怎么安慰他。还相当详细地谈到自以为犯了什么病。照他说，这是先天性的病，祖传的病，他已经死了心，不想再找药治了——随即又马上补充一句，这只是神经病罢了，不久准会过去。从不少反常的心绪中都可以看出来。他一五一十地全谈了，其中有些我听了又感兴趣，又觉迷惑；虽然他的措辞和说话态度也许有股感染力。神经过敏这种病害得他好苦；只有淡而无味的饭菜才吃得下；只有某种料子的衣服才穿得上身；一切花香都受不了；连看到蒙蒙的亮光都闹眼痛；只有特殊的声音，丝弦乐声，听了才不心寒。

我看出，他完全困在异样的恐惧里了。“我快死了，”他道，“准要在这种可悲的疯癫中断送性命。快要这样送命，就是这样，没第二条路。我怕今后发生的一切，倒不是怕这些事，怕就怕这些后果。一想到出什么意外，哪怕微乎其微的，心里总不免紧张得叫人受不了，就此一阵寒噤。说真的，我不怕遭祸，怕只怕这一后果——只怕心惊胆战。到了丧魂落魄这个地步——到了可悲可怜这个地步——心里只觉得迟早总是豁出性命，抛开理智，跟狰狞的幻影，恐惧，大战一场。”

此外，时不时的听到他那断断续续、意义双关的暗示，我还晓得他精神状况中的另一个奇怪特征。他对多少年来不敢擅离寸步的住宅存着某些迷信的看法；照他说，由于多年忍受，他们家公馆的外表和实质上一些特色，使他的心灵受

了感染；灰墙和塔楼的模样，还有倒映出这一切影子的暗沉山池的模样，使他这个人的精神受了影响——这种假想的感染力，说起来太抽象，本文中可没法重述——他对这种感染力存着某些迷信的看法，始终萦绕心头，摆脱不了。

他虽然说得吞吞吐吐，可到底承认，追究起来，如此折磨他的异样阴郁的心情，多半还有层原因，这倒比较合乎情理，更加捉摸得出，就是因为他心爱的妹妹重病缠绵，当然指的是眼看她就要死了。多少年来，他妹妹就是他唯一的伙伴，这世上仅有的最后一个亲人。她一过世，他，他这个无可救药的，这个意志薄弱的，便成了鄂榭世家的最后一员了——他说，口气里这分辛酸，真叫人终身难忘。他正说着，玛德琳小姐（人家就是这么称呼她的）在房间远头款款走了过去，根本没留心我在座，就此不见人影。我盯着她，心里好生惊讶，也不免有所恐惧——要说清这种种心情，可办不到。我目送她出房，心神恍恍惚惚。她一出房，关上门，我才不由自主的赶紧朝做哥哥的脸上看去，谁知他双手早已捂住脸，只看得见骨瘦如柴的手指竟比往常还要惨白，指缝间滚滚淌出热泪来。

医生对玛德琳小姐的病早就束手无策。她有种种反常的症候：根深蒂固的冷漠无情；身子一分一分地消瘦；时不时要发一阵的身体局部僵硬症。至今她始终跟病魔顽抗，并没有一病就此不起；谁知就在我到他们家的当天夜里，她哥哥六神无主的告诉我，她终于在傍晚向阎王那份揉花碎玉的威力低了头；我才知道刚才的惊鸿一瞥，遽尔成了永别——再也不会看到玛德琳小姐，至少再也不会见到她活着了。

接下来几天工夫中，我和鄂榭都绝口不提她的名字；在

这段日子里，我一味真诚的想要减轻朋友那份悲哀。我们一起画画，一起看书；否则，就浑浑噩噩地听他那如怨如泣的六弦琴弹出怪诞的即兴曲。于是乎我们愈来愈亲密，愈来愈亲密，他愈是毫无保留的敞开心事，我就愈是辛酸的看出，千方百计的想搏他个高兴，都是枉费心机。他心头那分悲痛浑然天生，像道幽辉，无休无止地流露出来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切就此一片晦暗了。

我就这样一个人跟鄂榭府的少爷度过不少庄严的时刻，这将永远萦绕心头。但要说出他拖着，领着我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学问，什么事情，可万万办不到。极端变态的心里胡思乱想，就此使一切都蒙上层硫磺的青光了。他那些触景生情的冗长悼歌始终在耳边。尤其痛苦地记着他将封·韦伯^③的遗作，那支曲调火炽的圆舞曲加以歪曲和夸张，谱成了奇怪的曲子。凭他那精巧的幻想力，构思着一幅幅画面，一笔一笔的画着，变得模糊不清，看了使人起寒噤，正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战栗，就更惶悚了；这些画如今虽活龙活现的在眼前，可要我单用文字来表达，连十之二三都描绘不出呢。那些绝顶单纯的构图，笔触鲜明的构图，真是引人注目，也慑人魂魄。世上只有劳德立克·鄂榭这人，才描出了思想。至少处在我当时的环境中，看到这忧郁症患者打算绘在画布上的纯粹空想，心里就无限恐惧，叫人受不了，以往凝视傅塞利^④那色彩强烈，但非常具体的幻想图，可从没有过丝毫恐惧呢。

我朋友那些幻影横生的构思中，有一个倒不太抽象，我也许可以用文字描出个大概来，就怕表达得不够清楚。有张小画描出一幅室内图，不是地窖，便是隧道，其长无比，是

个矩形，四壁低矮，光滑、雪白，没有花纹，也没剥落。画上某些陪衬表明这洞穴深深埋在地下，面积宽广，但不见出口，也看不到火把，什么人工光源都不见；可是，满满一室的强烈亮光四下翻滚，整个洞就此浴在一片不相称的阴森森的光辉中。

上文中刚提到过，他听觉神经不健全，除去某些丝弦乐声，听到一切乐曲都受不了。大概是因为他只弹六弦琴，演奏起来才充满了幻想色彩。但那套即兴曲的绝顶流畅，不能用此说明。我早有交代，只有碰到强作欢笑，才看得出他精神无比集中，无比镇静，就那种狂想曲的调子来说也好，就歌词来说也好（因为他时时一边弹奏，一边唱出押韵的即兴曲），都可以说是精神无比镇静，无比集中的产物。我动不动就想起其中一首狂想曲的歌词来。大概是当初听他一唱，我还以为头一回在这首歌词内在的、玄妙的意义中看出，鄂榭完全明白自己那位理智国王快在宝座上摔下来了^⑤，所以我的心弦益发给扣住了。这首诗名叫《群魔闹金殿》^⑥，虽不是一字不差，但大致如下：

I

青山翠谷的万绿丛中，
往日聚居瑶池仙女，
有座宫殿巍巍高耸，
辉煌宫殿矗向天宇，
堂皇富丽，平地屹立，
“思想”王国里！
女神从未舒展蝉翼，
翩临皇宫如此富丽。

II

金光是她的杏黄旗帜，
飘扬及顶翻翻断处，
(一切的一切全是白，
一切的一切全是白！)

阵阵微风如蝶飞舞，
在柔和的夕月中，
应着天乐的悠扬清越，
一阵分有零时正候，

III

公子在草谷里徘徊，
这是内庭月亮的女子，
望见天仙绕座回环，
如雷琵琶的珠珠珊珊，
琴瑟轻舞：你看回君
(理智的陛下！)

庭堂微座，双目炯炯，
俨然成武帝王贵相。

IV

富丽的宫门珠光宝气，
密密缀满奇珍异宝，
成队仙子^①川流不息，
闪出宫门匆匆飞跑，
回声女神取使司掌，
无非歌唱，
娇声媚气天下无双，

唱出君王玲珑心肠。

V

黑袍无常自天降下，
急急杀进金銮宝殿，
(呜呼皇上抱憾泉下，
顿时丧身，此恨难填！)
宫殿周围的一片荣华，
烁烁闪耀万丈光芒，
只是往事，泡影已化，
似曾相识而又淡忘。

VI

旅人如今进入山谷，
远隔火光血红的窗户，
眺望鬼影跌跌冲冲，
随着杂音疯狂乱舞；
青面夜叉夺门奔出，
势比冥河，
无休无止，仓仓促促，
笑颜不展，唯是狂笑嘴嘴。

我深深记得，这支歌的余韵使我们不由涌起一连串念头，那里头倒体现出鄂榭的一种看法，我这样提到，多半为的是他对此坚持不渝，可不是由于新奇，因为其他人^⑨也有这个想法。一般都认为草木有情。可是，在他错乱的脑子里，更显得大胆，在某种情况下，竟连一切无机物，他都认为有情。要我表达他如何深信不疑，如何沉溺其中，可找不到措辞。但正如前文伏笔中所提到的，这种信心跟他祖先那

幢灰石房子不无关系。照他想象，他们家房子上的石头，还有石头上布满的霉菌，附近的几棵枯树，这一切的排列方式——安排次序，尤其是这种经久不变、始终如一的布置，以及死池中的倒影，都具体表现出感情来。他说，池水和石墙散发出一团团雾气，在四下逐渐凝集，由此可以看出痕迹——感情的痕迹，听到这儿，我不由吓了一跳。他又加上一句道，这种后果就潜伏在感染力中，是种无形的感染力，挥之不去，实在怕人，好几百年来，就此决定了他们家的命运，把他害成目前这副样子——变成了这么个人。对这种种看法倒用不着发表意见，我也不谈了。

不难想象，我们看的书籍跟这种幻想一拍即合，多年来，对这病人的精神状态起的影响可不小呢。两人一起聚精会神的阅读葛里塞的《浮凡和修道院》^⑩，马基雅弗利的《魔王》^⑪，史威敦堡的《天堂与地狱》^⑫，贺尔堡的《尼哥拉·克里姆地下旅行记》^⑬，罗勃·法卢德、尚·丁大其奈、德·拉·香勃^⑭各人所著的手相术，梯克的《碧落旅行记》^⑮，康帕奈拉的《太阳城》^⑯等类作品。黑袍教士^⑰艾迈里克·德·盖朗尼的一部8开小本的作品《宗教法庭手册》^⑱，是大家喜爱的一本书；看着庞坡尼斯·梅拉^⑲谈到古代非洲的森林神和牧羊神^⑳那几节文章，鄂榭就会浑浑噩噩的坐上几个钟头。但他最爱阅读的是一本黑体字、4开本的孤本奇书——一座湮没无闻的教堂的手册——名叫《根据马因斯教会合唱经本中追思已亡占礼前夕经》^㉑。

那天傍晚，冷不防的，他通知我玛德琳小姐故世了，还说打算趁没下葬，先在主楼的一间地窖中停尸14天，听到这话，我禁不住想起上述那部奇书中谈到的荒谬仪式和这忧

郁症患者可能受到的影响。但他采取如此特别的办法，自有世俗的理由，我可不想随便反对。照他告诉我，他为兄的想到亡妹那迥乎寻常的病，又想到医生的某些孟浪而又殷切的探问，再想到祖坟地处偏僻，一任风吹雨打，就这么拿定主意了。我决不否认，想起了上鄂榭府那天，在楼梯上碰见的那人一副阴险脸色，就不愿反对这种办法，照我看，这样做至多也只能说无伤大体，但决不算违情悖理。

经鄂榭请求，我便亲自帮他料理临时的殓殓工作。死尸已经下了棺，我们两人抬着棺材到停放地方，放在地窖里。那地窖关闭多年，火把差点给窒息的空气弄灭，所以没机会仔细打量。只看到地窖又小又湿，没缝没隙，透不进一丝光，深深埋在地下，上面正是我寝室那一带。显而易见，在往昔封建时代，为了要干尽恶事，曾给当作牢房，近年来，就当作库房，贮藏火药之类极易燃烧的危险品，因为一部分地板，和地窖前的长长一条拱廊的四壁，都仔细的包着黄铜。一扇铁门也照样包着铜；又大又沉，门一开，擦着铰链，就嘎嘎发出尖得出奇的一声。

我们将手里令人心酸的灵柩放在这鬼屋的架上，再把还没钉上的棺盖掀开几分，瞻仰遗容。我这才头回注意到他们兄妹的容貌竟是一模一样；大概鄂榭看透了我的心事，嘀咕了几句，我才知道他和死者原来是孪生兄妹，彼此之间有着简直无从理解的共鸣。可我们对死尸不敢久看——因为免不了感到可怕。她正当青春，病魔就这样夺去了她的生命，像患有一切纯粹僵硬症的病人，胸口和脸上似真非真的微微泛出一丝红晕，嘴唇上留着那令人生疑的永远微笑，人死了，留着这丝笑，实在怕人。我们放好棺盖，钉上钉，关好铁门，好生吃